

八指頭陀文集

八指頭陀禪文

釋敬安寄禪

與寶覺居士書

貧道去月自長沙歸結夏青岑翻經碧岫松蘿交蔽山
氣恆寒溪溜潺湲非絃成韻室有餘清庭無熱翠危石
孤坐中夜禪梵山魍木魅環繞呈露一念圓脫萬慮消
隕方期之子把臂幽林禪悅堪味法喜能同豈知美玉
難韞明珠易眩而吾子振策天衢矣金釵綉榻犀甲朱
輪昔之戲言今成芳讖寂寥蓮社復何人哉人生如寄
眞賞罕遇猶冀十年調鼎早賦歸歎毋忘白衣之風應

踐赤松之約

追致徐酆仙

徐君歿世八閱寒暑余亦歸衡六更草木愴念平生百
憂攢聚蘭蕙早殞恨也如何今一開篋見君舊製楮墨
尙新墓木已拱悲來神滅事往情存聞君老母飢寒八
旬猶活愛子貧病三十未婚故人厚祿誰恤其孤余亦
何人徒傷胸臆無劍懸隴有淚落雲

與劉軍門書

南嶽天柱峯在福嚴寺側爲應真棲神之所巖洞深邃
貧道顧而樂之常禪誦其上每當林壑初霽峯巒競翠

援葛升頂縱目遠眺則洞庭橫練於前九疑排青於後
俯仰大觀咤爲神麗時或春初夏首幽花生樹異鳥羣
來嘉木成陰樵牧雜坐亦可樂也至於秋嶺爭霞丹楓
曉落萬山積雪獨鶴孤唳清心浴魄得未曾有惟茲名
區必待真賞明公懷貞履道性與山宜矧功成身老尤
當肥遯如能遺榮絕欲於此中誅茅爲養疴習靜之地
使鄴侯不能專美於前未始非明公福也貧道素叨立
鑒契洽苔岑故述閒情敢瀆清聽於戲黃花盈掬芬芳
自惜白雲在山持贈靡由引領天末無任眷眷

與石葵上人書

載別浩園歸卧衡岫溪徑險仄絕少來轅煙霧晝合莫
辨東西草木蒼黃以驗時節冥心獨坐迥脫諸根禪寂
之樂匪言可喻但巖穴幽闌無與同歡每憶吾弟輒深
情往愛而不見結勞如何頃因緣來城聞吾弟近卜杲
山休夏自恣澄心內照絕意外緣嚴靜毘尼肅恭齋法
誠末法中之精進幢也方今象教凌夷法輪輟運伽陵
絕響祇樹不花振衰起廢有望來秀吾弟耆齡見道童
稚多奇天女曾逢寶華不著靈心妙慧有自來矣所願
負荷大法如龍如象金剛非固願力是堅則慧劍不挫
於邪林智炬恆輝於閭海矣余久倦津梁空多夏臘面

敏觀河興歎無已惟文字障深卒難消遣興之所至率
爾成篇入夏以來復得新製數章寄呈元覽藉攄幽蘊
吾弟近履何若當爲我言寒暄靡常攝衛宜善書不盡
宣

募修衡州大羅漢寺啟

衡州大羅漢寺距郡二里地接朱陵橋橫青草冠冕衡
嶽襟帶瀟湘經始蕭梁鼎盛趙宋夢英法師奉詔居此
大振宗風智燭旣炳昏衢亦曜朝野歡騰歎未曾有迨
及國初經幢陵替法輪輟運人天共慨道俗興嗟道
咸之間有法雲和尚博通三藏精究一乘利生爲懷得

道是樂結茅於茲志存興復法重勞輕理感神應玉毫
散彩寶手雨珠復成叢席爲大道場息心戾止禪慧攸
託亦云盛矣然時當劫濁法運易周應真旣逝僧迦云
亡雙林有埋照之悲寶月靡恆滿之曜遂乃嚴霜夜落
忍草辰凋殿閣崩隕紺碧光滅曾無散花之奇詎有佈
金之麗貧道巖穴幽遁道力薄劣忝茲講席勉埒宗門
忍作面壁之觀用托沿門之鉢山川緬邈風雨遄征衣
寒廬岫之雲錫掛蔣山之樹翹心檀度皎志福田伏望
宰官居士慧業文人圓成喜捨莊嚴妙善華池八德分
其滴流慶雲五色借其餘蔭使重雲之殿再光於震旦

祇樹之園謝美於前代功德無量讚頌靡盡謹啟

與曾公孫廣銘書

去歲載詣高齋妙飫香積法味方永歸期頓促背彼雲
麓面我煙衡谷籟驚寒溪雲釀雪萬木欲折孤芳獨妍
旣而晴曦吐耀立陰解駁雲膚麗骨霞氣醉人賞逐時
新道與神會恨無幽人同此懸解公孫智種靈苗曠劫
斯植冲襟若谷湛氣同蘭朱門雖貴不拒白足玉樹雖
珍不棄菅葭蓋妙契立根窮極理窟非凡情所能測也
蓮花峯者嶽中蘊奇之區猿鳥絕蹟蛇虎所都幽花細
草四時恆馥冬溫夏涼諸天共美其下方廣寺適居巖

隩密蘿繡幌古井瑩神老僧三四禪誦不輟信遺世玩
道遊心立漠者已貧道見德思齊葺宇其側公孫如能
乘彩鸞飛寶蓋暫來隨喜則松桂之貞水石之麗可目
寓而理存非文言能盡其妙也

與黃孟樂仲長昆仲書

貧道幼耽禪寂尤好山水城市喧雜性非所宜偶因宏
法乞食春城久疏雲窟芳樹雜英芬菲夢寐邇來客塵
昏昧定水枯竭深用爲懼行當掛席歸衡敢影松陰抗
志霞表依巖縛屋編葉成衣聚石談經鳴琴作梵以道
自樂耳惟華嚴樓閣彈指難開寶王剋士翹心檀度伏

望無著天親法中昆仲不昧宿因同作外護俾蓮池甘
美八德同歸祇樹高聳四來俱蔭則幸甚矣

再與黃孟樂仲長昆仲書

曩在麓西晨夕常見幽言元論時入耳根妙密同懽未
可言喻頃以人事相乘遠居山澤脩篁蔽天晝不見日
陰崖懸瀨夏猶積雪雖析骨作筆難寫胸臆掘蘭折麻
甯慰契闊每值溪猿夜鳴林禽曉語淚應聲下山童田
叟相視而笑嗟乎余非深於情而情實深於余者也蓋
以君家昆仲勝因宿植智華天秀而能垂光下照鑒及
幽微使林巒秋翠道樹冬榮皆二子之德也余雖御風

乘雲泠然方外於二子何敢忘乎何敢忘乎

與程子大書

奉別明日解纜遂行積雨乍晴曉霧猶合溪溜浩漫沙
岸泥濘奔濤箭疾騰波山峙風帆力弱牽挽莫前越六
七日始抵衡陽乃捨舟登陸振錫返隴樵子掃徑山童
候扉苔生定石花落禪筵茲行幾何若經年載念余出
谷蘭方吐箭筍始茁芽今則芳草礙足密蘿成葢流光
若矢信非妄矣余學道未成二毛已見徒乃智竭文翰
思極煙霞役彼根塵昏我妙湛亦可悲也然而眞如秘
密非聖解能通涅槃神奧豈凡情可測願結二三法侶

叩楫辛津百劫千生常居不退庶覺樹敷榮悲田受潤
伽陀俗諦何足語哉

紀夢

光緒庚寅九月初八日於麓山寺修法華三昧晝夜六
時行道不卧一夕疲極趺坐冥安身心輕利如乘雲氣
躡虛而往見一山高峙海上白如珂雪山頂一金色人
結跏趺坐招余下余問師何人此何處曰勿多言汝諦
觀此山余近視之皆白骨聚成方驚懼閉金色人曰此
汝累劫六道受身時骨也又指余外矚見十方皆雪山
曰此汝歷世冤親六道受身時骨也因大慟頂禮求說

法濟度金色人以杖擊一大髑髏曰諦聽諦聽此皆因
汝無始一念妄覺失汝元常於菩提中見不清淨於解
脫中自起纏縛由是輪轉三界往返六道捨身受身無
暫停息與諸衆生互爲冤親在生死中受諸熱惱汝今
於此火宅欲求出離者但一念寂照觀心無心觀法無
我罪福無主生死本空視菩提涅槃如寐時事復何依
戀於器世間也語畢起立握余手愴然良久曰吾與汝
無量恆沙劫前曾爲父子於威音王佛象法中同出家
聽法華經我精進早得解脫汝因懈怠尙在輪轉特攝
汝至令觀故身應發深省言訖推余墮石而覺淚汗交

迸毛骨悚慄時寒星欲墮津鼓四下九月二十三夜也

衡山清涼寺碑

蓋聞須達行檀黃金滿佈祇陀施樹紺宇宏開斯招提
肇基之元梵剎標名之始也洎乎金河示滅鶴樹垂哀
皎夢漢庭流光震旦山陬海澨競立道場石室茅茨交
庇經像遂使九流濟濟異學茫茫法雲初蔭火宅隨涼
正劍旣揮邪山並倒嗤老氏之谷神藐莊生之繕性但
尙清虛俱非究竟始知我佛世尊卽仲尼所稱西方大
聖人故不可得而思議矣衡山清涼寺者唐天寶時鄧
隱峰禪師之所建也山連衡嶽如枕須彌之峰門俯湘

流宛對恒河之水禪枝翠冷戒井波澄法鼓朝鳴講香
夜發金繩吐耀月面來儀信蘊靈之奧宅藏聖之神居
也自唐至明法輪常轉開堂秉拂莫得而考崇禎之初
有德空律師者神光內燭妙德外流皇四子榮藩諱常
滾聞風歸向召請不赴遂遣使賜華嚴經二十四部縷
金僧伽黎一襲水精鉢一具菩提道場金字匾額以旌
其道復徵慈嚴法師於此宣講華嚴深入佛智若百川
之赴巨海眾山之繞彌樓瀉瓶之辯何窮染氈之施何
極天樂盈空雨花積膝法筵清靜得未曾有聖清受命
崇揚像教道興時新康熙二十七年邑宰郭府君諱大

定爲撰五宗之碑以會一乘之旨詞嚴義密玩味彌永
嘉道而還禪河漸涸法幢將摧咸同之際魚山輟梵獅
座蒙塵池無九品之花園有三毒之草息心靡托了義
何聞於時復有邑侯勞府君諱銘勲者受靈山之囑現
宰官之身驅六羣之眾安四禪之棲延請煥堂梵緣二
尊宿前後住持各罄衣鉢之資立禪誦之室求仁養志
繼往開來惜俱以老病未久云亡法源重泮義星並殞
可爲長太息者矣光緒紀元以來承其風者則有靈虛
碧巖淡雲無凡靜悟朗月修虛子陽克明諸知識次第
傳燈闡明心要振馬鳴之頽綱紐龍樹之絕業財法雙

捨輪奐斯崇眞俗交融水乳相合遂使菩提之樹枯而
復榮曼陀之華散而不着而屈居座下含芳育德躬親
稼穡之艱執糞掃之役爲眾如己久遠不退者不可勝
紀今恪生聽法師以癸巳之歲主茲講席披忍辱之衣
處法空之座鼓獅絃之琴破狐疑之網廣行六度不拒
方來以爲圓一心之智者必資於萬善證無漏之果者
不倦於有爲乃加嚴飾於寶坊塗金紫於妙相伐旃檀
之林建琉璃之殿俾見聞獲益禮念消愆具縛凡夫同
躋仁壽泥犁苦趣共覩光明淨因斯集妙善同歸宏願
所存天人必應敬安忝附勝流乃撰伽藍之記且銘貞

石以爲常住之碑其辭曰

巖巖衡嶽鬱鬱清涼應眞內蘊薩埵中藏紺毫奪月苑
網凝霜迦陵夜舞共命晨翔信華闌秀忍草吹香法流
湛寂智炬輝煌能仁廣運妙德遐昌虛空有盡刹海難
量

敕賜衡州岐山萬壽仁瑞寺經像碑

蓋聞至道無言非言莫能喻其旨法身無像非像莫能
覲其眞是以阿難述金口之言優填刻旃檀之像蓋欲
使炎炎火宅汨汨凡流茁智種於蕉芽植勝因於初地
泊乎雙林示滅大法聿來神足結轍息心比肩青門之

館甫立白馬之馱沓至莫不仰詠元風緬懷高度也岐
山田靜法師宿嚴妙果將傳智燈來自陁天托生忍土
慨自輝沉寶鬢不瞻調御之師邪亂眞宗誰知半滿之
義三十二相徒仰殊特九十六種益固藩籬將見慧炬
滅於昏衢法舟覆於苦海遂以開闡爲懷荷負是任拂
衣衡巖暫作摩松之別浮杯海嶠遠爲募檀之行奈法
運維艱勝緣多阻福田未潤梵宇先焚道俗興嗟人天
隕泣而法師悲願愈堅進求益力謂須彌之峰可摧菩
提之心不退蓋自發足以來求諸信施周遊吳越再入
閩甌歷數千里經十六年其忘軀宏法悍勞忍苦爲何

如哉光緒二十年皇太后六旬慶典法師持錫入都於
萬壽寺祝嘏蒙賜經律論七千餘卷御書寶墨二軸喇
嘛所貢無量壽佛千尊敕令供養山中爲民祈福復賜
萬壽寺額紫衣鉢具團龍法服以示欽崇明年二月恭
齋還山冠蓋傾城幢幡蔽野人瞻優曇之瑞天雨曼陀
之華四眾騰歡八部交讚自非眞俗圓融行解兼善孰
能獲此殊勝也哉法師則歸功帝力感被慈暉乃以御
書宸翰貝葉金儀非夫琅函玉軸之飾雕甍紺宇之藏
不足彰揚聖德宏宣淨業於是福嚴善信慧業高人共
罄施囊廣修捨藏華嚴樓閣彈指斯開寶玉剎土翹心

卽現乃伐石雲表勒銘山阿其辭曰

性迷一清氣凝五濁八識爲災六塵自縛邈矣覺皇俯
時出世誕跡王宮垂軌迦衛踰城入道割愛辭榮淨因
密植聖德圓成威振大千力拔三界顧命泥洹棲神安
泰法雷東震佛日西來無遮會啟甘露門開凡在含靈
靡不歸向南嶽禪宗宿推選議猗歟上士實系其支淨
除有漏妙契無思旣履康衢彌傷朽宅誓宏津梁拯茲
焚溺聲馳碧海光應彤庭玉毫吐耀寶馬馱經峩峩岐
山湛湛湘水貞石新刊豐碑永峙

衡州城北桃花村法幢庵銘

桃花村者衡郡幽區城中神藪巖虛蓄翠石潤生雲樹
茂覺華林芳智果驚猿入定猛獸含慈信息心所托薩
埵所居也苾芻尼本照者誕質名門翹心眞際元根宿
固淨德先徵春苑觀花慟灑無常之淚曉妝臨鏡厭離
有漏之身爰親寶刀用除紺髮旣具律儀益崇慧業載
懷靈宇乃睠斯土薤草標基蔭松立館中爲禪誦之堂
旁設經行之室度滿月以鑄金容碎旃檀而嚴寶座擊
大法鼓宏演圓音散眾妙花長爲佛事遂使鷲嶺之宮
鷄園之殿謝光前代遜美茲時銘曰

鬱鬱珠林巍巍金像光吐牟尼絲垂寶網神足虛來靈

心妙往惑祛道存塵消智朗定室香生虛堂月上雨花
成瑞天樂流響一眞所宅羣生攸仰

清涼修虛法師壽塔銘

梵語塏婆華言僧塚乃蘊眞埋照之區也清涼修法師
憫勞生之擾擾忻元化之冥冥續無照之明厭有爲之
患乃將捨筏禪河息肩雙樹如是就寺西營壽藏之塔
爲涅槃之區蓋以生卽無生之理示人者也一日定起
指以謂余曰此地前面湘水風濤之氣恒寒後枕祝融
崗巒之勢極峻曉霞散綺天馬橫空飛翠流丹吞雲蓄
霧境幽神寂塵銷覺圓吾將於茲樂而忘返矣請撰妙

諦之言以光泥洹之域俾異時不爲樵牧侵凌牛羊踐
踏乃幸甚焉因感其言爲之銘曰

吁嗟三界老病悲傷出生入死神隨識將勝因孰植業
果爭償邪山岌岌暗海茫茫情燒智種愛溺浮囊有大
導士爲作舟航慧燈晃耀法雨沱滂昏衢夜旦火宅晨
涼久任荷負亦倦津梁占著擇吉薙草開荒浮圖永峙
寶蓋高張池蓮馥郁天樂鏗鏘惟心極樂自性西方玉
毫垂絲金繩吐芒不離分段卽證眞常剎塵有盡佛壽
無疆薰毫作讚用助宣揚

赤山法忍心禪師塔銘

法忍心公示寂之明年其弟子覺筏匍匐走天童告余
曰公往與先師同住金山知其生平甚悉乞銘其塔余
自維不文曷足以銘師然大徹堂中曾眉毛撕結義所
難辭余不敢銘師者恐未必傳其實也謹列次什一以
詔來葉按師號法忍諱本心直隸宣化府蔚州郭氏子
師童年好道不昧宿因同治二年師年十九投本州朝
陽寺禮明月大師得度月初命師躬親田牧不授一經
師力作逾人少倦輒遭棒喝安受之歷六寒暑無怠一
日自念別老母出家豈圖種田博飯喫耶忽於殘編中
得般若經一卷讀之皆心中所欲言者及聞僧誦法華

經至學無學品恍然有省遂潛入都從西域寺圓通律
師受具貧不能購經乃以直綴一襲易得法華全部披
讀一週洞見諸佛出世本懷深入法華三昧適金山常
靜和尚自五臺回與師一見論宗乘如舊識十一年踐
常公約南遊至金山見觀心慧和尚觀以向上鍵鉅接
之遂蒙印可如永嘉之曹谿也師深自韜晦結茅終南
常於老虎穴習定坐數日如彈指後爲金山高旻兩寺
首座學者咨決心要所至雲從惟賦性嚴正稍見非法
卽拂衣去光緒戊子過句容赤山喜其地幽闐把茅蓋
頭爲休歇處四方衲子聞風來者至屋不能容乃伐柯

結宇壘石爲牆領眾出坡儼如百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嘗示眾云諸方浩浩說禪說教赤山祇抬石鋤土設有問西來意便與鋤一柄覓生活師古道自處不順人情呵罵諸方罕可其意蓋其時三關四句六步禪之說熾行師常曰古人三關四句乃大死大活後勘驗學者一時方便豈可認爲實法有傳授耶今人業識茫茫無本可據不教看死話頭何能敵生死得正悟又言末法之世禿頭外道專用邪智穿鑿古人言句盲箋混釋炫賣多聞無知奉爲秘典此楞嚴所謂刻人糞爲旃檀形者斷送佛祖慧命莫此爲甚其痛心宗教如此師雖秉

拈花之旨而深契如來一代時教每禪餘爲眾講解大乘要義徹骨髓楚北歸元寺請師講楞嚴法華者再平日機辯縱橫如疾雷迅電不可摸捉及誘掖後進恒諄諄不倦務使人人因指見月得意忘詮而後已尤善楞伽唯識諸部語學者曰修行不能掀翻八識窠臼縱有妙語皆識神耳三十一年秋於本山講觀楞伽筆記未幾示疾乃辭眾曰吾化緣已畢將長行矣汝等各宜爲道自愛吾住此山十餘年寸草尺木皆檀樾供養十方僧者汝等勿違吾志即以院事付空浩大師曰今以大法累公宜善住持有弟子問師此去依止何地師曰一

切無依惟依般若語畢潛然問師既無依云何下淚師曰吾憂汝曹不但明般若且不識途徑次日黎明右脇吉祥而寂時光緒乙巳十月十六日辰時也其弟子朗照嘆曰昔舍利弗不忍見如來滅度吾又豈忍見吾師滅耶言訖以首觸柱抽戒刀自刎而忘嗚呼烈矣非師有過人之德何能使其徒自戕其生乃爾時羣弟子皆如喪所親樵牧之人亦爲隕涕明年四月門人奉全身塔於本山起龕之日千眾圍繞哭聲動地師生於道光甲辰年三月初四日戌時寂於光緒乙巳年十月十六日辰時世壽六十有一僧臘四十有二比丘弟子覺

筏比丘尼覺光優婆塞覺海優婆夷覺理等數十人皆
能恪遵遺教清修梵行其平日聞法獲益者固未可勝
計也憶余於光緒紀元結夏金山始識師師方自終南
下山隨身惟一破衲丙子師於西湖龍井依證果老宿
過夏余偕恒念禪人携荳腐餉師途中遇雨通身盡濕
師一見喜甚易以衣履親爲具饌飯後汲泉煮茗坐石
上論宗門中事極生平法喜余一宿即行自是與師別
三十年矣及余主席天童有僧來甬上師必囑曰天童
和尚是我同參宜往善事之余數往來江湖間每思與
師一晤竟不果傷哉謹爲師焚香投淚銘其塔曰

鬱鬱蔚州嶷嶷五台含靈毓異誕此名緇宿因不昧乘
願再來福田自種苦行無疲蓮花契旨般若標基白檀
易染元鑒靡遺煙水南詢杖錫孤飛瓣香浮玉歸心導
師佛祖之道如印印泥荷衣松食影戢名馳赤山聳翠
滹沱分支飡風味道水赴成池神通妙用運水搬柴隨
機說法豎拂拈槌慧雲流潤智種萌蕓方期正覺廣度
羣迷我法不造哲人其萎真燈寢耀暗室何依人天隕
泣遐邇興悲追懷曩曩貽痛來茲良覲難再善逝甯回
聊銘其塔以永吾哀

金山大定密源禪師塔銘

金山爲佛印元禪師唱道處昔東坡居士與元借座機鋒少滯解玉帶而去至今士大夫傳爲佳話代有高僧說法其間實江山雄麗使然余年二十四行脚吳越首先結夏此山時師方入院余因侍巾瓶得聞法要夏終辭師出山自是不親棒喝者三十三年去歲三月有事之淮登山禮師則鬚髮俱皓然矣余一飯卽行不敢與師面別嗚呼不數月師卽坐脫按師諱大定名密源湖北漢陽府黃陂縣鄧氏子父學浩母蔡氏雷雨中見寶塔涌現其前遂孕師師於道光甲申年三月十四日誕生天性純厚幼茹齋有出世志及嚴慈見背詣德安隨

州仁聖寺禮本分大師脫白師兄大千知師爲道器時
善誘之師爲沙彌卽精進勇猛脇不沾席咸豐五年師
年三十二從襄陽淨信寺映川律師圓具時逢髮逆之
亂師三爲賊虜皆得脫避兵一年居無常入蜀至寶光
寺參妙香和尚不契乃徧參烟水終南五臺九華普陀
維揚之高旻毘陵之天甯皆師問道處最後至金山見
觀心慧和尚令參念佛是誰有省頃命師爲領袖甲戌
觀和尚示寂時師已還鄂安禪歸元寺師法弟常公往
迎還山初不言住持事旣至丈室首座惟公公席師
堅辭不允惟公偕職事僧環跪不起師不得已許之遂

爲惟公拈香嗣其法矣師性枯淡居二年卽退院仍領
眾禪誦不倦雖老不假給侍躬自縫浣或畧失威儀卽
跪佛前痛自責勵學者爲之感泣師室中惟一禪床常
坐一日如彈指頃尙自云有走漏愧古人多矣其眞詣
如是癸卯爲師八旬大誕眾請開壽戒登壇乞戒者五
百餘人極一時法會之盛丙午七月偶患痢症住持印
和尙延醫診視師笑曰我本無病奚用藥爲猶危坐自
若高居士者爲師五戒弟子辭師他往師曰勿去恐汝
回時不及見時以師爲戲語至八月初三有請益者師
始秘不語旣哀懇再三乃厲聲曰汝眞欲參禪祇須一

箇死話頭到底毋中道而退言詞痛切聞者墮淚明日
五鼓呼侍者扶起端坐至日午頭稍低側維那呼曰老
和尚平時脊梁如鐵今何恁麼師聞即舉頭泊然而寂
時光緒三十二年八月初四也世壽八十三僧臘五十
有五坐五十二夏茶毘火滅遠見師面目如常儼然入
定近視則薪燼無餘獲舍利無數塔於五峰山之陽得
法弟子印觀印修二人剃髮弟子僅定悟一人師平生
教人真參實悟不貴口頭利滑偶拈古人公案皆得其
要有居士許靈虛爲太傅庚身之弟醉心宗教每勘驗
諸方罕見許可一日遣幕客年君見師畧叙寒暄乃云

請問老和尚見聞覺知是箇甚麼師撫掌一下曰啖喫
甚麼作見聞覺知士聞稱快常語人曰大長老今之趙
州古佛也師遊普陀遇一座主謂師曰金山爲參學之
首何無真實見地提獎後進師問座主曰請問法師如
何是真實見地座主默然師又問法師二六時中在甚
麼處安身立命曰老僧常在千步沙打鞦師進曰法師
未到千步沙時又在甚麼處座主罔措師嘆曰真妄相
待縱饒証真亦是對待邊事豈究竟耶師本名大頂初
見觀和尚觀問汝名甚麼師曰大頂觀誤爲大定乃曰
一定多少時師曰不墮諸數觀笑曰可謂大定矣自是

始更今名師示寂後其門人慈本大師以余曾入師室
乞銘其塔謹焚香稽首爲之銘曰

金鰲突兀淩蒼蒼皎如浮玉水中央日月蕩漾金銀光
潮音梵唄相鏗鏘有大導師來荆襄拈槌監拂毒龍降
脊梁似鐵心如霜退藏於密老逾強趙州古佛人瞻望
呼嗟僧寶今云亡人天掩泣波旬狂引領大江情內傷
迷津欲濟無慈航惟師戒定俱芬芳臨終正念何昭彰
等閒坐脫於禪床茶毘舍利生光芒薪燼火滅存眞常
神棲應是蓮華鄉我銘其塔五峰陽妙德無盡難讚揚

甯波師範育德學堂教員偕諸生入大白山採集

植物祝詞 并序

光緒丙午閏四月望前一日甯波師範學堂教務長兼
理科教員鍾君憲昭庶務長馮君友笙監學員張君申
之東文兼圖畫教員顧君麟如體操教員應君惠吉算
學教員葉君德之育德學堂監督陳君岷懷體操教員
林君蓮邨偕學生七十餘人入太白山採集植物敬安
率監院僧拱候山門則見龍旗飄颺於青松翠竹之間
龍驤虎步整隊而來若臨大敵因之歡喜讚歎得未曾
有雖禪悅法喜無此樂也蓋我國以二十二省版圖
之大四萬萬人民之眾徒以熊羆不武屢見挫於島隣

唇齒俱寒遂自撤其藩屬路礦之利幾爲盡奪金幣之
償無有已時彼碧眼黃髭者流益將以奴隸待我中華
於是志之士俱奪袂而起相與力革舊習激發新機
凡可以富國強兵興利除弊者靡不加意講求馴至婦
人孺子亦知向學熱心教育共矢忠誠今君等勞筋餓
膚之日卽古人卧薪嘗膽之時磨磚尙可作鏡磨鐵尙
可成針學佛且然強國亦當如是噫睡獅將醒猛虎可
馴大局轉機山僧拭目敢爲蕪詞以伸頌禱其詞曰
四明之山高插天甬江之水清且漣含靈毓秀生英賢
痛心 國步垂危顛力圖砥柱廻百川熱血能將滄海

煎毀家興學人爭先宏範育德各自肩有關教務皆精
研採集植物窮山巔短裝小隊何輕便龍旗掩映草木
鮮如臨大敵氣無前吾曹守拙安林泉覩此勝會樂陶
然所願勤學久彌堅蔚成勲業圖凌煙金甌未缺當重
圓銀河待挽洗腥羶碧虛皎皎明月懸海氛長靖戈矛
捐猛虎聽法龍參禪山人蒙福得晏眠勒石紀功蒼崖
邊巍巍太白同萬年

東安麒麟寺開山高岸和尚道狀

師諱無彼字高岸衡郡清泉陳氏子身軀脩偉氣象沈
雄有古豪俠士風嘗以軍功授藍翎千總髮逆平定還

鄉省親聞衡陽大羅漢寺法空成和尚說法有省乃歎
曰世相無常榮名非寶吾當於茲披精進鎧殺煩惱賊
矣成因爲剃染命從東林律師圓具嗣佐成高足弟子
恒志恒定二公開法岐山紫雲二刹師持律精苦常以
杜多行自勵聞九疑巖谷幽邃携杖孤往道過東安麒
麟觀因留習定士民嚮師梵行爭營淨宇衲子從者如
雲遂成叢席議者謂師非乘願再來孰能於遐荒偏僻
之地墮蔑戾車樹大法幢也晚年專修淨業入邑之太
華山縛茅以居而檀施所集輪奐斯崇戒定薰修蛇虎
馴伏其慈心密行感物若是未幾邑人迎還麒麟開闡

毘尼四眾從師乞戒者凡百有七十餘人閱四年示寂
師生於嘉慶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巳時終於光緒二
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戌時世壽七十有七僧臘三
十有五弟子遵師遺命奉龕歸太華建塔云

岐山中興恒志來和尚道狀

師諱無來恒志其字也衡山譚氏子父諱安祥母陳氏
師童而好道能導里中小兒爲善性純孝得父母歡及
居喪哀毀斷食以家貧耕牧求食力作逾人雖祁寒溽
暑無少怠與以值不取人或歐侮處之怡然誑之亦卽
信若不知世間有人我愛憎事見人一德一善稱道不

置聞人過或走或不語如言尊長然從不失口道人惡鄉里有鬪爭者見師至即釋然曰休毋使譚善人知常於中途爲人負物負到卽行不取一錢人咸異之嘗爲僧寺傭耕種三載食則餽臭卧則草薪晝力耕夜禮佛達旦身無餘物惟一衣一裳浣時蹲樹下待乾一日毀單被爲袴僧疑其竊遍以語人其徒知者不平勸師他往師曰止汝不合言師之過吾道人縱打殺何傷況罵晉耶作衣時未及白致師疑而得謗人之名皆我過語畢泣下其僧及大眾聞之皆大哭里人至今傳其事時法空成和尚中興衡陽羅漢寺衲子歸之如市師往見

成警爲再來人親爲剃染從培元無漏律師受具聞郴州法雲耀和尚本分接人往請益數次秘不說師長跪痛哭言誓哀請耀憫之謂曰無上妙道非積劫勤苦不能得汝且澄神寂照收其放心再爲說師聞如獲至寶日夕研究目不交睫者數年忽於定中聞破竹聲有省歎曰覓心尙不可得甯有收放乎心意快然若釋重負久之與其弟恒忍公徧參江浙名宿皆蒙印可旋於海上病瘡甚厲日夕寒熱飲食不進猶禪誦自若有南嶽某僧同病差於師而呻吟不已師憐之自四明負之歸沿途乞食醫治每行運衣具置前店復還負病僧如此

者日往返數十次行不過十餘里年餘始抵衡師病亦劇養病祝聖寺專業禪定坐數日如彈指頃適惟一大師自懷安圓明寺歸頗得文靜老人心法恐師耽味禪悅不能宏法利生乃曰佛法廣大如太虛洪納若巨海須博識多聞徹法源底豈枯坐能了昔有比丘自過去迦葉佛時入定至梁普通時出定尙未了證況子也耶遂始留心宗教福嚴自成和尚演教外別傳之旨一日誘師論義奉衣鉢謂曰此是大庾嶺頭提不起的物師曰旣提不起如何在汝手中成曰若不在我手中怎知提不起師於言下大悟自是機鋒神捷如迅雷掣電不

可觸犯然韜晦不炫前後掩關羅漢寺六載室置一龕
依之行道欲睡以首觸柱因失明而慧光灼灼不疲津
梁衡陽紫雲衡山萬壽兩寺立禪關延師主講多所策
發距紫雲三十里有岐山壁立萬仞俯瞰湘衡上有仁
瑞寺爲國初懶放禪師開闢禪師固明末進士不屈爲
僧與定南王孔有德有舊王高其節檄於此建招提終
其隱寺田千餘畝士豪覬覦之咸豐間粵寇起託充軍
餉遂占其業寺以頽廢紫雲定和尚傷之葺而守其基
有默庵法師闡化經此喜其幽篁人迹罕至迎師來居
學者裹糧從之不一年青風遠灑雲奔水赴乃伐木開

林依巖結宇鑿石而飲耕雲而飯師說法其中靈山一
會儼然未散惟法幢復樹波旬震懾流言四散師屹立
不動一以慈心向之山多虎樵牧寡近自是遠伏鄉曲
相率入山伐木聲丁丁不絕監院憂之約眾互巡一日
獲竊樹者數人將要山鄰諭之師悉縱歸眾皆曰村野
非慈心能化不禁甯保異日之不至乎已復有數十人
大肆樵採縛巡山僧於樹負薪以行笑一虎咆哮而出
響應山谷眾驚仆若死乃不敢復至鄉人語曰岐山寺
虎巡山岐山僧長閉關山富蘭蕙有僧采之師見呵曰
割汝父母妻子之慟不戒定薰心而以草木供玩好從

我何爲轉眼異世能無懼乎聞者泣下有以唐寅所繪山水幅獻者師徂之曰我住眞山水中尙不樂著焉用此眾皆肅然常撲棗紅顙滿地百餘人無私啖一枚者一日沙彌以大蛇搏樹上鳥告眾隨師往觀揮以長竿蛇怒目而視師急止眾叱曰汝由嗔受惡形猶不知悔而以强凌弱抑知更有强於汝能弱汝者乎蛇卽下師爲說法蛇引頸似聽說狀久乃去眾驚問師曰吾聞至人無心入禽鳥不亂其羣近虎狼能馴其威吾無他彼時不見有蛇不見有鳥亦不見吾不見之處湘陰易太史堂俊贈師詩云聽講蛇無毒巡山虎有威蓋紀實也

時資生艱難粥飯不繼草木可食者殆盡師分衛化食
雨雪不與時常顛蹶足破血流宴如也於途絕飲食儉
己豐人眾強進不受所至香花盈路師隨機開導皆獲
法喜同治甲戌 穆宗毅皇帝哀詔至衛師極哀痛遵
制蓄髮或曰師世外人似不必如此師曰是何言歟天
覆地載孰非王民洪逆亂十餘年生民塗炭自

大行皇帝登極化紅巾爲赤子吾輩得優遊林下一旦
天崩地坼山川草木莫不雨血況有情乎是年前師已
有順寂意以殿宇未成爲念至是乃徧求繼席者且告
眾曰三界火宅早求出離勿使此生空無所得吾不惜

他日死於道路但恨般若智燈無人續焰吾身如秋葉
枯藤不人住也眾大驚曰師豈不垂憐眾生而獨得解
脫耶師曰吾視菩提涅槃般如夢幻豈厭生死諸佛聖人
爲調伏眾生示現滅度法皆如是吾當乘願再來汝等
且勿留戀明年正月乃謂鐙首座曰暫以大法累公吾
有前因在朗州當往了眾堅留不可臨行遍禮佛像若
永訣八月由長沙抵朗瞻禮者盈門頃之病痢日數十
次不受藥曰眾生病吾亦病眾生無病吾亦無病汝等
善自保毋以吾爲慮語畢吉祥卧逝時乙亥九月十六
口也異香滿室越七日入龕顏色不變有一初受優婆

夷戒者疑曰師既有道胡病死偶步庭際見師現金色身於空俄頃而隱乃大慟詣龕前懺禮朗人神之欲留龕供養眾以遺命當歸不許臘月奉龕歸衡經過寺院前一夕皆夢師至還山之日林壑昏昧猿鳥悲鳴衲子如喪考妣師生於嘉慶辛未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世壽六十有三僧臘二十有七得師心法者眞常精一闇鐙田靜慧日覺明破顏得清增美道和證禪等二十餘人得度弟子純和能仁雪樵信根寄翰知非好心滕輝心法超慧不縛心平等二十餘人皈戒弟子明果超禪超宗等數十人其聞法得益者無數塔於開山塔下有

語錄一卷行世余曾侍師巾拂親承棒喝故知師生平行履如是師示寂十有七年時余主衡郡大羅寺法席還山禮塔拭淚焚香據實謹狀

上吳憲齋中丞奉發祭文藏香祈雨黑沙潭前後得雨狀

貧道自本月初四日敏別奉得祈雨祭文藏香即日揚帆啟行明日未刻至昭潭風逆捨舟登陸行烈日中見沿途田疇龜坼中心如割憾不卽化身爲龍出大雲雨普潤一切初八日薄暮抵衡山縣躬賁祭文藏香交張大令并自錄祭文一通傳觀邑人至罪當萬死災及羣

黎二語無不同聲感泣次日貧道先回南嶽邀祝聖寺
住持可中前清涼寺住持淡雲等十僧隨大令往黑沙
潭祭告越日清晨上山天起微雲旋得小雨未刻抵龍
王祠俟大令行禮畢謹集眾僧鳴魚恭誦

御藏大雲輪請雨經夜靜依法下龍潭咒願大眾散後
貧道獨乘竹筏至潭心高聲作咒曰三界火宅備眾苦
業風吹海沸如煮蘊隆熾熾靡神不舉龍兮龍兮速降
雨咒畢繼之以泣忽涼風颯至山鳴谷應潭水生波元
陰四合意不久必雨及還龍祠則星月皎皎池中遊魚
出沒荇藻交橫明淨可鑑乃大失所望因禪誦達旦復

隨大令下潭祭告歸途飯於方廣寺側之石澗精舍時
火雲燒空鹽汗迸出大令憂形於色貧道轉益慚惶擬
回潭再禱如不雨誓捨身潭中以殉眾槁而淡雲等堅
挽下山且曰在山不雨安知出山不雨乎甫至山腰果
雨及憇田家則簷溜聲繁矣村人携老扶幼各舞草龍
送大令還城時王子十二日也自是天陰三日各處均
得小雨至第四日南風大作泉流頓縮苗復黃槁農人
爭水有斃命者大令以連日祈雨憂勞成病貧道復與
淡雲可中轉告南嶽各寺院設壇復禱以得大雨爲期
時有人歸自省垣云尙書公有言如十八日不雨當輕

裝獨出躬禱於黑沙潭邑民聞之大悅咸曰我公如此
關心民瘼胡天不鑒其誠福我蒸民使其憂勞乃爾至
二十日夜西北風起雷聲始動雨即隨降次日大雨歷
一時許出視田疇則向之黃者青槁者榮農民歡躍歎
未曾有而貧道亦不覺法喜充滿雖四禪天人入滅盡
定無此樂也此皆尙書公精誠所積感召天和湖湘所
屬無不仰被慈雲霑恩渥矣惟黑沙潭龍神最靈每旱
時有禱輒應叠經各前縣詳懇奉請

封號以答神庥皆格於例議未俞所請今夏大旱二次
張大令奉尙書公頌文致禱迭沛甘霖則龍之爲靈益

昭昭矣竊思尙書公平日見人一善一能輒稱道不置
况茲之功參造化澤被衡湘必將有以隆報享於無窮
而衡之人亦擬建喜雨之亭奉尙書之位冀與昌黎開
雲樓並峙不朽所有貧道奉發祭文藏香隨同衡山縣
張大令祈雨黑沙潭前後得雨情形理合具狀以聞

趙種青二尹詩序

夫言爲心聲文爲理窟心妙則言清理勝則文茂也種
青二尹天水王孫鄂州舊族采芹泮渚解珮漢皋登黃
鶴之樓高吟傑作誦鸚鵡之賦殞涕芳洲洞庭鼓瑟湘
娥凝愁岫嶠尋碑嶽靈掃翠別有懷抱豈徒然哉旣乃

探奇幽岫訪古寒巖分懶殘芋子之香入惠遠蓮花之
社載詠元風游心佛海妙密同契亦足云樂無何行辭
楚澤遊宦甬江雲翼淵鱗杳沉十稔詎意衡雲遠別海
月重圓太白峯頭支許話舊官奴城上休鮑聯吟亦足
見香火緣深煙霞契永也已尉東野於溧水丞斯立於
藍田詩人多窮於茲益信而公怡然自安不事請謁雖
親組笏如對松蘿故逸思風騫清襟雪澣蓋喪其塵勞
玩道有覺者邇自輯其新舊所作共得詩若干首囑爲
小序余愧非彌天之才罔測四海之志仰承嘉命勉竭
枯禪聊摭儷詞用揚幽抱三復斯集喟然長懷

苾芻尼僧淨募建蘭若疏

梵語蘭若華言寂靜蓋息心了義之區也苾芻尼僧淨者以多生之罪戾受五障之身形解脫靡由對玉毫而殞泣沉淪欲出仰寶髻以含悽所幸情塵雖積定水猶清願繼金光之後長齋繡佛之前曉妝却鏡意懶簪花夜坐焚香身慵拜月紅顏命薄歸依白足之尊紺髮愁長爰仗慧刀之利迷津已遠覺岸非遙欲遂清修須營淨室伏冀宰官居士善女信男圓成喜捨薄助莊嚴或割祿俸之餘或分脂粉之費將見牟尼之殿寶網交光金粟之儀蓮臺共覲名標千佛之國福植恒河之沙言

無多遜功不唐捐

募修南嶽祝融峰上封寺啟

上封寺者隋代之所建也高踞祝融俯臨天柱崇臺礙
日峭壁生雲九疑橫青洞庭浮白萬象吐納一氣鴻濛
馬鳴擁錫以來儀龍樹傳衣而戾止實爲震旦之雞園
支那之鷲嶺也惟巖岫孤削猿鳥無階九天霜厲紺宇
將摧十地風嚴黃金誰佈花冠萎落帝釋興五衰之哀
寶樹凋零比丘失四依之蔭伏翼朱門長者白社高賢
開牟尼之藏捨功德之財或然燈以續明或持幡而獻
佛莫不功歸覺海福植恒沙將見吉祥之草優鉢之華

誕瑞德門騰芳善里化城丹住寶所非遙檀度是崇伽
陀不具

與四明爛雲法師書

甬江一別忽已十載想瞿唐灩澦之波當不過若斯之
疾也嗟乎死生事大無常迅速昔之朱顏今成白首壯
者老老者死死者復生生者復死往來遷謝前後密移
曾無剎那之停彈指之間也今不知梅翁月師爲龜毛
耶爲兔角耶廣老開公爲蟲臂耶爲鼠肝耶而吾與子
遊五陰之區處六塵之境能幾何而不隨物化耶卽又
安知化化者之不我化也毘嵐偃嶽未嘗動也野馬駛

空未嘗起也江河競注未嘗流也日月麗天未嘗周也
然則生即無生滅即無滅亦何生死可出涅槃可證耶
法師能以斯旨爲眾開演庶幾生滅跡忘凡聖情盡法
施施人功德爲最區區所見當蒙印可

再與黃蓉瑞書

去秋揖別獨返衡棲石牀夜坐竹戶朝扃一念冰消萬
緣瓦解悠悠卒歲兀兀度時但諗草青爲春草黃爲秋
洗鉢而飯洗足而息雖長蛇在前猛虎在後亦無恐怖
惟深山岑寂罕聞足音每聽晨鐘輒懷舊雨誦淵明停
雲之什未嘗不引領天末屑涕霞表蓋虛襟所寄涉悟

益親有不自知其然者矧貧道與君家昆仲曩刼同塵
多生結契詎可與尋常沉醉逃禪者同日而語哉

致程商霖書

貧道於二月朔由郡城至岐山訪林壑之舊追師友之
蹤因留寂定斷食數日於道雖無大悟然日夕研究如
霧露中行不濕衣而時時有潤不意語言文字之外別
有清虛妙湛之趣蓋澄神方寸攝照大千覺天地日月
於吾心中如海一漚燈一燄起滅無定不復知其爲大
爲明也山中道侶百餘人多梵行薰修之士隨貧道行
持有得見諦者因約眾以七日期專意禪那貧道警以

針鋸益多策發生平法喜於斯爲最不復欲逐流水桃花再來人境也

再與吳編修嘉瑞

江上楓青湖邊草碧爲別幾何若經塵劫曩者與君乍離卽合情猶不釋若有所負而苔岑同契去住異趣參商旣乖音問濶絕迢迢青瑣悠悠白雲夢寐難越憶想成勞每當長空雁度幽谷鶯啼握蘭折麻難爲胸臆盡支許神交休鮑密契迺出凡流甯能自慰昨聞君由雲南典試假道旋里暫省先塋卽遵王程詣闕復命正擬飛錫遠謁行軒奈勝緣多阻良覲靡由蔭松班荆知復

何日天寒歲暮山高雪積陰風怒號峭石倒立哀猿夜
嘯剛腸寸折言念故人益增惻惻北地嚴寒負暄宜慎
南鴻有便翼惠尺書

致易笏山方伯

公自號沃洲山人

瀛洲小別

公會寓住長沙小瀛洲

碧桃重花際茲佳辰彌思高度

山中久雨新晴雜英生樹禽聲悅耳蘭氣襲衣策杖凌
峰流目遠睽空青遙碧異彩難名既而夕陽告終萬山

蒼紫樵歌與梵唱競響丹霞共明月爭輝斯時也吾尙

無我甯論身耶曩者哲嗣哭庵觀察來滬相與覓薜蘿

之徑窮巖洞之奇步影聯哦

哭庵游滬與余有詩禪門影詩卷百餘首名人題咏

者多破哭爲笑妙湛之歡亦云盛矣惜其名根未斷意並
方舒欲留黃鶴已夢青松尙使煙霞結契林壑騰芳矧
山人之脫屣公卿遊心玄漠倘蒙垂照幽巖惠然而至
則羣柯低枝而掃逕列岫飛翠以迎轅紫莖之芹綠葉
之莧皆含芳而獻饌又不獨山童棒杖田叟提壺而已
臨書望切吃吃謹白

致李梅癡太史書

黃浦一別碧草重春茫茫滄海悠悠白雲悲從中來不
可拒絕甯獨嘆逝且復哀存蓋貧道雖學佛者然實傷
心人也七歲喪母十三歲喪父孤苦無依歸命正覺豈

唯玩道亦以資生念昔同胞一兄三姊弟妹七人五十年中相繼殂亡惟弟一身子然猶在既怙恃早失教育亦虛不宦不士廢讀廢耕學書學劍俱無一成以謀衣食奔走到老落魄江淮形容枯槁邇者妻歿子幼不能自活仰給於兄出家者法背塵合覺何堪俗累擾其禪寂而鵲鴿之情天親之愛亦豈能忘伏維足下仁慈惻物一草一木尙加培植矧人爲有情忍見棄乎故舍弟一家飽溫數口身命實望足下俯賜矜全俾其沾升斗之惠息一枝之安將見涸轍之鱗重游德水暴霜之骨歸葬故山則貧道感同身受銜結靡已牽紙神馳揮毫

淚落山川迢遞雨雪陰寒卽希順時珍衛不宣

致饒文卿書

祝融峰巍然突出雲表儼如王者俯臨臣庶而巖壑陰晴刹那異狀日月吞吐大氣磅礴信炎維之巨鎮火宅之元精也足下多生慧業蘊真於此一念淪墜遂荒靈宇明月絕侶青松誰蔭法筵塵封定石苔繡不返初地甯悟宿因請追白衣之遊以極朱陵之勝則七祖庵前三生塔畔冥心寂照必有神契當不以道人之言爲河漢也

與吳少階書

貧道抵嶽已十日矣現居大善寺日與數道人往巖邊
采筍蕨以砂鑊煨紅米飯啖之甚美下視烟霧蒼莽不
信有人間世也惟念及故人卽潸然淚下南嶽巖谷深
邃水石清麗可以棲神擬於天住峰前依柯葺宇爲終
焉之計也然誦孟襄陽三徑無資之句則又爽然自失
矣近日桃花漲甚大每讀漢武瓠子歌心輒於邑如黃
河可塞則法尙應捨吾何愛於一身哉

復陳靜淵書

上封寺高踞祝融俯瞰萬象吐納雲霞蔽虧日月含靈
育怪於斯爲最貧道幼耳其名私念居其上者必皆茹

芝澹柏遺世獨立及長援葛躡頂見黃冠緇服與諸乞
兒遮道索食心甚鄙之以爲辱法門萍靈宇當禱嶽神
掃其足跡驅之他徙近復聞寺僧爭席健訟則又傷獅
子之窟爲狐兔所叢邑侯李公乃念上封爲南維古剎
擬復十方禪席集衆居之俾梵唱遠聞警覺昏昧以翊
聖人無爲之化爲之歡喜踴躍茲接華簡謬承注獎命
往敷座且言邑侯亟欲得修復鄴侯端居室及懶殘祠
者許充住持不禁破顏一笑蓋區區土木凡僧皆能任
之非此山住持事也夫住持貴在行解相應操履孤潔
識邪正知去就所謂頂門有眼足下無塵者也矧其地

當衝驛應物爲煩雖號名藍實爲利藪利之所在人爭
趨之非具廣大神通無碍雄辯不能降伏魔怨悅可衆
心如貧道之愚鈍祇宜息心窮谷鑒影清溪與樵子牧
童觀雲聽瀨以盡幻緣餘非所能亦非所願惟高明鑒
之諒之

入指頭陀襍文終